

DOI: 10.13288/j.11-2166/r.2014.04.025

西汉竹书《反淫》与《灵枢·本神》

杜 锋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 100089)

摘要 《灵枢·本神》曰“故生之来谓之精, 两精相搏谓之神, 随神往来者谓之魂, 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历代注家从杨上善到张志聪, 多持“阴阳各从其类”等理论加以释证。今由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书《反淫》篇中魂和魄子主客对话形式所体现的魂魄二元观对比可知, 《灵枢·本神》篇认为, 形魄俱生无有先后, 魄内阳气之神者为魂, 此与《左传·昭公七年》中子产解释厉鬼作祟一事时所表达的魂魄观有类同之处。

关键词 反淫; 灵枢; 神魂; 精魄

2009 年初, 北京大学从海外获藏了一批西汉竹简, 经整理清点, 共编号 3346 个。其中完整简约 1600 枚。残断简 1700 枚。相关学者推测, 这批简的抄写年代多数在汉武帝时期, 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 下限亦应不晚于宣帝^[1]。这批竹简的内容皆属古代书籍, 故称“西汉竹书”。其中属于《汉书·艺文志》“诗赋”类的《反淫》篇共约有 59 支简, 总字数约 1225 字, 与西汉辞赋家枚乘所作《七发》同为典型的“七体”。

1 《反淫》与《灵枢·本神》中的魂与魄

1.1 《反淫》中的魂与魄

《反淫》所述为魄子因过度放纵自己的欲望而致病卧床, 于是魂向其铺陈射御、游观、游仙、宴饮、宫室、垂钓等六类乐事并进言天下至道, 终使魄子霍然病愈^[2]。今择要具录如下, 以便省览。“魂曰: 龙门之桐, 高百仞而无枝, 心纤结而軫□(引者按: 整理者疑为“桡”字), 根櫟踈而分离。夏即飘风雷霹雳之所激也, 冬即飞雪焦霰之所杂。朝日即离黄盖旦鸣焉……”^[3]。如魂向魄子叙说游观之乐时, 即言“西游昆仑, 东观扶桑, 除秽去累, 以全其德, 身无荷疾, 寿穷无极……”^[4]。如魂向魄子进言要道妙说时, 即言“孟轲、淳于髡、杨朱、墨翟、子赣、孔穿、屈原、唐勒、宋玉、景差之伦, 观五帝之遗道, 明三王之法籍, 以下考诸衰世之成败, 论天下之精微, 理万物是

非……”^[5]。

与之同属“七体”的《七发》所论亦多类此, 楚太子“有疾”, 吴客先向楚太子陈述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和观涛等六事, 进而论及“要言妙道”, 来劝诫楚太子勿过度放纵和沉迷于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 终使其“霍然病已”。两相对照, 整理者甚至怀疑《反淫》篇或为《七发》赋的简写本。《七发》中以吴客为客, 楚太子为主, 主客相对, 客向主进言诸事; 作为与之主体内容和整体结构框架类同的《反淫》亦是以魂为客, 魄为主, 魂言于魄, 魂魄相对, 这正体现了作者的魂魄二元对立观念。

正如《淮南子·说山训》篇即以“魄问于魂曰”始, 接着“魂曰”应答, 魂魄对答, 主客相对, 共论道之旨^[6]。高诱注曰“魄, 人阴神也。魂, 人阳神也。阴道祖于阳, 故魄问魂, 道以何等形体也”^[7]。高注以阴阳对立二分的观念来区分魂魄之别, 可知《反淫》与《淮南子·说山训》中所见的魂魄二元论观念是一致的。

由上引整理报告可知, 《反淫》成篇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 2 世纪至前 1 世纪。余英时曾经详尽分疏了古代魂魄概念的意义和流变, 并认为“最迟在公元前 2 世纪, ……中国灵魂二元论最后已定形”^[8]。《反淫》中的魂魄二元观所流行的时期正与余英时之说相近。如《礼记·郊特牲》: “魂气归于天, 形魄归于地。故祭, 求诸阴阳之义也”^[9]。其认为, 人死之后, 魂魄离散, 魂属阳,

(*) 通讯方式: duifeng28@163.com; 18911958371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故归于天；魄属阴，故归于地。这是以形气阴阳二元论来区分魂魄，也是时人对于魂魄二元论观念的典型表达。

1.2 《灵枢·本神》中的魂与魄

一般认为，《黄帝内经》成书非一时一人之手，除去少数后学加入的篇章，其主体部分大抵是东汉以前医学文献的汇集。廖育群认为，“这两部独立著作（引者按：即指《黄帝内经》的组成部分《素问》和《灵枢》）均系博采兼收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医经文献而成，其成书年代当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前期。……两书内容皆有古近之分，实际上反映出了战国到东汉前期医学发展的进程”^[1]。廖育群之说可从，其中与《反淫》相关者见于《灵枢·本神》篇，曰“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2]。

诸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疏解，或以“我注六经”式，或以“六经注我”式，聚讼纷纭，未能定于一是。此处所论是将魂和魄置于人体精神情志状态这一生理层面来加以统摄和定义，二者既有联系又有显著的区别。

2 《黄帝内经太素·五脏精神》中的魂与魄

初唐杨上善所著《黄帝内经太素》一书，实为注解《黄帝内经》而作。因其时代近古，故为今人切实理解《黄帝内经》中某些内容的早期意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系。现将与上引段落意义密切相关的杨上善注文具录如下。

对于“两精相搏谓之神”，杨上善注云“雄雌两神相搏，共成一形，先我身生，故谓之精也。”^[3]钱超尘等认为，“搏”为“抐”之讹字，并云“抐者，聚也。杨注谓‘共成一形’，即取此义”^[4]。对于“两精相搏谓之神”中的“搏”当从上引钱超尘之说校正为“抐”，杨上善注：“即前两精相抐（原作‘搏’，此从上引钱说校正为‘抐’）共成一形，一形之中，灵者谓之神也，斯乃身之微也……”^[5]。对于“随神往来者谓之魂”，杨上善注曰“魂者，神之别灵也，故随神往来，藏于肝，名曰魂”^[6]。对于“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杨注“魄，亦神之别灵也，并精出此而入彼，谓为魄也”^[7]。

杨上善注乃是基于己身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以“同情之了解”的笔法来加以疏解原著的，因古今的诸多差异亦导致今人阅读杨上善注时亦多有

困惑。为此，我们参照当时或后来学者的相关考释，互见其义，或可更确切地了解到《灵枢·本神》篇中此段话中的微言大义。

3 各家注解中所见魂与魄

张介宾所著《类经》中对于“故生之来谓之精”一句颇有阐发，认为“精者，天之一，地之六也。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而为五行之最先。故万物初生，其来皆水”^[8]。丹波元简亦引张介宾之说立论^[9]。李中梓所论与张介宾之说类同，谓“生之来，即有生之初也”^[10]。马蒔亦与张介宾、李中梓之说同，认为“吾人之精，虽见于有生之后，而实由有生之初之精为本也”^[11]。张志聪引《灵枢·决气》“常先身生，是谓精”之论，认为“盖未成形，而先受天一之精，故所生之来谓之精”^[12]。

综上，各家解说大抵相似，张介宾、李中梓之说较详，然类比易数，试图阐明“精”究竟为何物的问题，认为“精者，天之一，地之六也。”实有过度阐释之弊。

张介宾对于“两精相搏谓之神”一句亦多发挥，认为“两精者，阴阳之精也。凡万物生成之道，莫不阴阳交而后神明见。故人之生也，必合阴阳之气，构父母之精。两精相搏，形神乃成。……神者，灵明之化也，……阴阳所居，即神明之所在”^[13]。李中梓尤不解此句之义，认为“神者，至灵至变，无形无象，奈何得之精搏之后乎？”^[14]马蒔仅从字面意义上说解，认为营阴与卫阳相搏斗，“神斯见焉”^[15]。此处“搏”应从钱超尘先生说为“抐”之讹字，训为聚合之义。张志聪引述《灵枢·平人绝谷》篇“神者，水谷之精气也”。并认为，“本于先天所生之精，后天水谷之精而生此神”^[16]。丹波元简认为，张介宾之说见长，但认为“博，《子华子》作薄，乃《易》所谓‘雷风相薄’之薄。二字古通用”^[17]。似是欠妥。当从上引钱说，原著所谓“搏”为“抐”之讹字。

在“两精相搏谓之神”一句辞杨上善注中有一段自问自答的内容，讨论了“神”是在“此精中始生”还是“先有今来”，答案即“是知来者，非同始生也”^[18]。并举例佛教所言“精合之时，有神气来托（引者按：同‘托’字），则知先有，……”^[19]。可知杨上善注认为，此句并非如张介宾所论“阴阳交而后神明见”^[20]，乃是指“神”即寓托于“两精相搏”之时。进一步地说，

即是“神”的寓托与“两精相搏”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也没有互生的关系，当如张介宾所论“阴阳（引者按：即指阴阳之精）所居，即神明之所在，故曰‘阴阳者，神明之府也’”^[45]。故李中梓疑惑于“神”得之于“精搏”之后，当属对于经典的误解。马蒔、张志聪之说也是不正确的。此句之疏解当从杨上善注为是。

对于后两句经文，李中梓认为，“阳神曰魄，阴神曰魂。人之生也，以气养形，以形摄气，气之神曰魂，形之灵曰魄，生则魂载于魄，魄检其魂。死则魂归于天，魄归于地。……夫精为阴，神为阳，魂为阳，魄为阴，故随神往来、并精出入，各从其类也”^[11 37]。马蒔、张志聪之论与李中梓之说无异。

张介宾颇不满意于类似李中梓以阴阳各从其类的笼统解说，提出“如神之与魂皆阳也，何谓魂随神而往来？……精之与魄皆阴也，何谓魄并精而出入？”^[45]并认为，“神藏于心，故心静则神清；魂随于神，故神昏则魂荡。此则神魂之义，……精生于气，故气聚则精盈；魄并于精，故形强则魄壮。此则精魄之状……”^[45]。而在《类经·天年常度》中引诸家之论后，张介宾认为“二物（引者按：即指魂和魄）本不相离，精聚则魄聚，气聚则魂聚，是为人物之体”^[45]。丹波元简亦从张介宾之说^[600-601]。

4 《左传》相关注解中所见魂与魄

与上引《反淫》《灵枢·本神》篇中内容相关者见于《左传·昭公七年》所载，公元前 534 年，郑国贵族伯有的鬼魂前往故地向其政敌复仇，引起国民恐慌，后来子产令伯有的儿子继承其位，鬼魂这才离去，从而平息了这场举国的骚乱。子产在解释此事时说道“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1248-1249]杜预注解上引子产所论时曰：

“魄，形也。阳，神气也。”钱穆据信杜预注，并申论“子产所说之魄，只指体魄形魄言。……非指觉识。人生必待有此形体，才始生觉识。‘既生魄，阳曰魂。’魂始指觉识言。‘用物精多’，即是生活条件之充足。因于生活条件之充足而使其人体魄强，而觉识亦强，故曰‘魂魄强，是以有精爽，

以至于神明。’此所谓‘精爽’、‘神明’，则皆指人生时之觉识言。或是子产原义仅如此”^[74]。孔颖达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疏证，曰“有身体之质，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动，谓之曰气。……人之生也，始变化为形，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内自有阳气。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亦异。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1248]。

上引孔颖达疏试图从形气二分的观念进而类推魂魄二元论，似与钱穆所论子产的魂魄观原旨有所背离。又引刘炫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气，气形相合，义无先后。……魂魄之生有先后者，以形有质而气无质，寻形以知气，故先魄而后魂。其实并生，无先后也”^[1249]。钱穆认为，刘炫之说“较之孔疏，实更圆密”^[75]，并基于刘炫进一步认为，“气形相合固是无先后，形神相合，亦可说无先后”^[75-76]。钱穆之论益证“两精相搏谓之神”一句杨上善注有理，故知此句中“两精”与“神”相合，其生成亦无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由子产谓“人生始化曰魄”可知，人在生化之始，即在胚胎成形之时就具备有魄，亦即“形”与“魄”相合，亦无先后。又由“故生之来谓之精”一句杨上善注可知，雌雄两神相抟所成之形谓之精，精与形皆属阴同质，乃是一物的两种不同层次和角度的说法而已，故知精、形一也。孔颖达疏谓“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亦可谓“精之灵者名之曰魄”。“两精相搏谓之神”辞杨上善注谓“灵者谓之神也”，故知“附精之神者名之曰魄”，意即“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一句杨上善注所谓“魄，亦神之别灵也”。

由子产所论及其孔颖达疏可知，形魄内的阳气之神为魂，故知“随神往来者谓之魂”一句杨上善注“魂者，神之别灵也”中的“神”乃指魄内阳气，其所附之神灵即是魂。故此神与魂相合，亦无生成上的先后关系。

5 结语

上举从《反淫》到《灵枢·本神》中的魂魄观，自有其相互联系和区别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探究魂魄概念的原始意义也是很有必要的。如闻一多^[6]、王国维^[7]、余英时^[8]和班大为^[9]等人对此皆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求。孔颖达疏引《孝经说》亦曰“魄者，白也。魂者，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动也。形有体质，取明白为名。气

为嘘吸，取芸动为义”^[4] 1248。从语源学角度而言，“魂”、“云”语出同源，魂从云声，“魂”之义本从云气袅袅浮动之貌引申而来。“魄”、“白”语出同源，魄从白声，“魄”之义本从月亮初出时的白色亮光之貌引申而来。

以上所论验之于《反淫》《灵枢·本神》等文献中所见魂魄观念，犹可备一说。如《白虎通》所载“魂犹伫伫也，行不休也。少阳之气，故动不息，……魄者，犹迫然著人也。此少阴之气，象金石著人不移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秽。魄者，白也。性以治内”^[4]。故知魂魄变动不居，皆为气，魂属少阳之气，魄属少阴之气，二元对立，这也是以气之阴阳来分辨魂魄之阴阳。亦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中“肺者，……魄之处也……为阳中之太阴，……肝者，……魂之居也，……此为阳中之少阳”^[2]。由于气属阳，故称肺气为阳中之太阴，肝气为阳中之少阳。这种阴阳之中再分阴阳的观念相较于《白虎通》而言，既有意义上相通相融的一面，又有概念上细分精进的一面。

从《反淫》到《灵枢·本神》中的魂魄观来看，魂魄二元论至迟自公元前 2 世纪既成定论之后，便流行于当时知识界的各个领域。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 [J]. 文物, 2011(6): 49-56.
- [2] 傅刚, 邵永海. 北大藏汉简《反淫》简说 [J]. 文物, 2011(6): 78-79.
- [3] 何宁. 淮南子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101.
- [4] 余英时. “魂兮归来”: 论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灵魂与来世观念的转变 [M]. 李彤, 译 // 余英时. 东汉生死观. 侯旭东,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37.
- [5] 礼记正义 [M]. 李学勤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817.

- [6] 廖育群. 今本黄帝内经研究 [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8, 7(4): 367-374.
- [7] 郭霭春. 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 [M]. 天津: 天津科技出版社, 1989: 81.
- [8] 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 [M]. 钱超尘, 李云, 校正.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6.
- [9] 明·张介宾. 张景岳医学全书·类经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2002.
- [10] 日本·丹波元简. 丰修堂医书选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55.
- [11] 明·李中梓. 内经知要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 [12] 明·马蒔.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 [13] 清·张志聪. 张志聪医学全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 [14] 春秋左传注疏 [M]. 李学勤, 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5] 钱穆. 中国思想史中之鬼神观 [M] // 钱宾四先生全集·灵魂与心. 台北: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8.
- [16] 闻一多. 神话与诗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44.
- [17] 王国维. 观堂集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0.
- [18] 余英时. 东汉生死观 [M]. 侯旭东, 译 // 余英时. 东汉生死观. 侯旭东,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34.
- [19] 班大为. 月亮之灵魂的转生 [M]. 徐凤先, 译 // 中国上古史实揭秘: 天文考古学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83.
- [20] 吴则虞. 白虎通疏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389-390.
- [21] 郭霭春.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2: 148-149.

(收稿日期: 2013-09-13; 修回日期: 2013-11-20)

编辑: 黄 健

(上接第 353 页)

参考文献

- [1] 李花, 蔡光先, 刘柏炎. 中医“肝脾相关”理论阐微 [J]. 天津中医药, 2010, 27(3): 210-212.
- [2] 洪文旭. 肝实质的现代研究 [J]. 黑龙江中医药, 1994(5): 50-53.
- [3] 钟小兰, 吕志平, 钱令嘉, 等. 束缚所致肝郁证动物模型肝组织蛋白质组的差异表达研究 [J]. 中医杂志, 2006, 47(5): 371-373.
- [4] 黄保民, 王希浩, 张关亭. 舒肝方对心理应激肝郁大鼠神经生殖内分泌的作用 [J]. 中成药, 2006, 28(2): 222-225.
- [5] 王肃, 邹世洁, 陈小野, 等. 利血平脾虚证模型海马基因

表达谱变化的研究 [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4, 24(12): 841-844.

- [6] 蔡光先, 刘柏炎. 肝脾相关的现代生物学基础探讨 [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0, 28(7): 1361-1362.
- [7] Marshall JC. The gut as a potential trigger of exercise-induce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J]. Can J Physiol Pharmacol, 1998, 76(5): 479-484.
- [8] 张旖晴, 魏玮脂. 脂多糖与酒精性肝病 [J].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 2012, 6(5): 144-146.
- [9] 张凌云, 王全楚. 肠-肝轴及其在肝损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J]. 实用肝脏病杂志, 2012, 15(4): 364-365.

(收稿日期: 2013-07-18; 修回日期: 2013-10-09)

编辑: 黄 健

张凌云, 王全楚. 肠-肝轴及其在肝损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J]. 实用肝脏病杂志, 2012, 15(4): 364-365.

(收稿日期: 2013-07-18; 修回日期: 2013-10-09)

编辑: 黄 健